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七

起二年盡五年凡四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甲開元二年春正月以關內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寬繫囚祠名山大川禱暴骸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

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
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
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
端士尙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時
洛陽令崔隱甫以嚴肅爲政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有寵嘗
負罪匿禁中上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乞此人對曰陛下
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而出上遽謝之付與胡雛隱甫立殺
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
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
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
但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

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初營州都督治

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翻失政奚契丹攻陷之

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 或

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

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

等軍州節度大使辭訥信之大武軍在代州北後改曰大同軍 奏請雖契丹復置

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

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

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

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

戚斂手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

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

頡利發

考異曰舊郭虔瓘傳云默啜皆今從舊突厥傳及唐書
虔瓘傳作移江可汗突厥傳作移涅可汗今從唐紀補註

火拔頡利發乃官名也

石阿失畢方是人名

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

瓘擊破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

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

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己酉以旱慮囚

時久旱民飢下詔求直言禮部侍郎張廷珪

上疏曰古有多難興邦殷憂啟聖者蓋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

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也伏見景龍之末兇黨構亂陛下神武

汎掃妖氛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宐錫介祉以荅鴻休然頃歲以來

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糧粒靡

資乾首

不復聊生方憂轉死運值昌期構茲否難者臣竊思之皇

天之意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飭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欲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耳伏願約心削志澄思勵精登庸端士放斥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殿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好棄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矜恤鰥寡調薄徭賦去奇技捐和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風調雨順海宴河清農夫樂業餘糧棲畝矣 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峻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峻節度

靈州界有豐安定遠等軍在黃河外武德四年分豐

州迴樂縣置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入迴樂杜佑曰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定遠軍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

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

杜佑曰安北府東至榆林三百五十里南至朔方八百里西至九原二百五十里北至回紇

界七百里置兵屯田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長史陸

象先等爲之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倫

爲恭陵令

恭陵孝敬皇帝陵

贊孝諶之子光祿卿幽公希城等請以己官

爵讓倫以報其德

贊孝諶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倫音倫城音咸又音誠又音針

由是倫累

遷申王府司馬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爲其府

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

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軍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

官爵爲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突厥石

阿失畢旣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大將軍封

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

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辭

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任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

旣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

京爲果州刺史

果州漢安漢縣地宋於安漢故城置南宮渠郡隋廢郡改安漢縣曰南充縣屬隆州武德四年置果

州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里考異曰幽求傳曰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快

於散職兼有怨言詔授睦州刺史紹京傳曰姚崇素惡紹京之爲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今從實錄紫微侍

郎王琚行邊軍未還亦坐幽州黨貶澤州刺史

澤州京師東北一千三十里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

周利貞裴談張怡正張思敬王承本

劉師楊允康暉封珣行張知默衛遂忠公孫琰鍾思廉等凡十三人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

澤終身勿齒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殲西節度使

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考異曰實錄此月云

獻擒賊帥都據六月梟都擒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
實錄此月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內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餘
帳新傳云三萬帳蓋兵家好虛聲今從其少者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收中宗遺

詔事見二百九卷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

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於時同爲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

震彈之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爲姑蒙婦人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

辰貶安石爲泗州別駕嗣立爲兵州別駕彥昭爲袁州別駕

舊志兵州

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

嶠爲

十里考異曰彥昭傳曰姚崇素惡彥昭之爲人今從實錄

滁州別駕滁州漢全椒縣地江左爲南北二譙州及新昌郡隋改

南譙州曰滁州舊志滁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六十匹

里

下詔曰先朝晏駕疊起宮掖兇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

皇輔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故尙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荆

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瓊獨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

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歎可賜實封一百

戶安石至汴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

定陵中宗陵

盜隱官物下州

徵賊安石歎曰此祇應須吾死耳憤恚而卒晦皎之弟也景雲中

皎嘗以事干安石安石拒之故令晦致之於死安石性方正寡言

笑以明經舉歷官乾封尉并州司馬德鄭二州刺史爲政清嚴所

在吏民莫不敬憚及爲宰相在羣枉之中獨能正己格物不亂於

羣死非其罪天下惜之 段天樞發匠鎔其鐵爲錢歷月不盡先

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至是并毀之 突厥

楊我支死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

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

天男翁云天子也

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

員外官一也試官二也檢校官三也罷之以其冗濫

且廉俸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疑
此三項官今後非有戰功及別敕特行錄用吏

兵部毋得注疑
己酉吐蕃相全達延全音盆遣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

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官故吐蕃請之前

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

相復全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

於秦渭等州以備之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存疑按新舊傳皆云知古弱冠

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脩國史非起小吏也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

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遷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文

武職事官大品以下吏兵部進擬必過門下省量其階資授其知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隨其優屈退而量焉謂之過官知

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

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

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爲工部尙書

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彈之陰加譴毀乃除工部尙書罷

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今續實錄知古自黃門監罷政事其所以罷從柳氏舊聞

明年薨宋璟聞

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

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闕雜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講論賦詩閒以飲酒博奕遊獵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箏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爲業煮藥回飈吹火誤藥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譏閒之言無自而入時有鵲鴿千數集於麟德殿庭樹鳴翔浹日率府長史魏光棄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因以書賜成器等曰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

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乃絕其朝謁卒令憂死身死未幾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哉然王於兄弟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爲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尙欽藏獻盟書

尙吐蕃之貴姓也

上以風俗侈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宴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

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

夫子者夫子若子

也其舊成錦繡聽染爲卑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

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

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寶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

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感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

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

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

薊州雄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

契丹伏

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十八九訥與數十騎突

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

俗謂婦人之老曰婆言薛訥老怯如老婦人也

崔宣道將後

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
於幽州庚子敕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壬寅以
北庭都護郭虔瓘爲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果州刺史
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乙巳貶潯州刺史 丁未房州
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諡曰殤皇帝 戊申禁百官家毋
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閒鑄佛寫經 宋王成器等請獻
興慶坊宅爲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 興慶宮後謂之南內
在皇城東南距京城
之東直東內之南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 仍各賜成器等宅
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官外人莫知之
環於宮側 甯王岐王宅在安興坊薛王宅在勝業坊
二坊相連皆在興慶宮西甯王卽宋王也 又於宮西南
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
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乙卯以岐

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

入朝周而復始 民閒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八月

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

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紫宸門紫宸門之左

日崇明門右日光順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

遣問閤之閑足可知悉 乙亥吐蕃將全達延乞力徐帥眾十萬

寇臨洮軍自蘭州至渭源

果如解琬之言岷州蓋樂縣古臨洮縣義甯二年更名渭源漢隴西之首陽縣

也後魏分隴西置渭源郡又改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

將軍爲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爲副使

常樂漢廣至縣

地曹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嵩於此置涼興郡隋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爲縣屬瓜州與太僕少卿王峻帥

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

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元降

鑒方建隆基

通典載豫州鼎銘曰肇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體湯武垂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元降鑒方建隆基

以爲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日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 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

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至是復置之江嶺淮浙劔南地

下溷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

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丙辰上下詔

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中書侍郎知制誥蘇頌諫曰古
天子無親將者惟黃帝五十二戰然亦當天下未平之時耳自阪
泉功成則修身閑居無爲無事矣陛下旣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
居制禮作樂何至厭天居衽金革逞一日之勇哉況吐蕃入寇亦
非其主乃是一酋帥耳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
鼎夕砧猶未可以誇示四海萬一虜聞六師之出索連北狄入幽
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必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
甯其親也不若居中制勝擇良將而任之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
出金帛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上從之 戊午上還宮 甲子辭
訥與吐蕃戰於武街 水經注武街城在漢狄道縣東白石山西北
唐爲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臨洮渭源縣界
對崎曰武街驛 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龍右驤牧使王駿帥所部二
在渭州西界

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全遼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
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
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
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峻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
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

素築長城起臨洮因以名堡

又敗之

前後殺獲數萬人_人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
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尙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
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旣叛宜毀橋拔城從之是役也
豐安軍使王海賓爲先鋒戰甚力乘勝獨進諸將嫉其功按兵不
救海賓遂戰死天軍乘其勢擊之故大勝上聞而憐之乃以其子
忠嗣爲朝散大夫尙書奉御時年九歲入見上伏地號泣上撫之

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乃養之宮中車陝王游處及長雄毅
寡言嚴重有武略上與談兵應對縱橫皆出意表上謂之曰爾後
必爲良將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

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此西突厥也命都護郭虔

瓘撫存之 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於吐蕃宣慰金城公

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子至洮水請和百恃兵強求用敵國禮
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

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安區處 十二月壬戌

沙陀朱邪金山入朝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領鄯善河渭蘭臨

武洮岷廓燉岩十二州臨州本漢龍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隋廢郡復爲狄道縣屬蘭州天寶三載始分

置臨州新舊志皆云然據此則已置臨州久矣武州古白馬之地
漢武帝開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門縣唐武州宕州後魏宕昌羌

之地後周置宕昌郡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爲之 乙丑立皇

天和元年置宕州 子嗣眞爲鄧王鄧音嗣初爲鄧王嗣玄爲鄧王鄧音又音煙辛

已立鄧王嗣謙爲皇太子上長子鄧王嗣直母曰劉華妃嗣謙次

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娼進有寵於上故立之爲後廢太子張本是

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 突騎施

可汗娑葛之弟遮弩改正娑葛原文作守忠守忠乃娑葛賜名也恨所分部落少於其

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娑葛默啜遣兵二萬擊娑葛虜之

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乙卯開元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尙書兼黃門監懷

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

免飢寒宋璟盧從愿嘗往候之時懷慎適臥疾見其敝簣單藉門

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雖切於求治而近稍倦於勤將有憊人乘閒而進矣公第志之然幹略非其所長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愼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

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

管仲請囚于魯鮑叔受之以歸言于桓公曰管夷吾治于高侯

使相可也桓公用之遂霸諸侯卿子皮當國授子產政子產辭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不聽遂授以政鄭國大治

曹參

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復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晉曰如有一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王銳於決事

羣臣畏伏起居郎吳兢慮上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比有上封事者言有可採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杖決傳送本州或死于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類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臣恐天下骨鯁士以譴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刖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朝有諫士如髮之有梳而愚主自聖拒諫戮忠諺云人將疾惡嘗魚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諫之氣嗚呼惟陛下深鑒於茲哉 突厥十姓

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置文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蹠跌

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

考異曰實錄二年九月壬子葛邏祿車鼻地失怛羅侯斤等十

二人詣涼州內屬乙卯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百十一人來
降十月庚辰胡祿二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下
首領裴羅達干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咄陸蝦右廂五
弩失畢俟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三月突厥支屬忌等來
朝詔曰胡祿屋大首領支屬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眾歸國五月
詔葛邏祿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護湯嘉惠與葛邏祿
胡屋等相應安西都護呂休與鼠尼施相應又云及新來十姓
大首領計會犄角唐歷九月云胡祿屋闕蝦十月云胡祿屋二萬
帳新傳前云胡六屋後云胡屋按十姓有胡祿屋闕蝦鼠尼施處
半段諸書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爲三姓必矣
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帳參差難據今
從舊傳 余考新舊史時默啜既歿突騎施不能撫安西突厥十
姓故來降而高文簡 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胡祿屋酋長支
則默啜之子婿也

旬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

薛訥爲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

涼州有赤水軍本赤烏鎮

有赤青泉因名之編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大總

管和戎等軍并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

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

舊唐書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有三族一謀落二曷俟三踏

實力當東西突厥間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

救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

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

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丁未以旱錄京師囚

六月山

東大蝗羣飛蔽天下食苗稼聲如風雨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

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

考異曰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

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

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勸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孽生所山官司司不早除遏任蟲成長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爲身計向若信其拘忌

不有指揮則山東之苗掃地但盡然則三年有蝗崇今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今從本紀議者以爲蝗蟲多

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

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宅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且苗皆有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令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

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

賈誼書曰

楚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曰吾食菹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遽而誅之恐監食者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疾不爲傷王疾果愈孫叔殺蛇而致福說苑孫叔敖爲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還家而哭母問其故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蛇安在日間見兩頭蛇者死恐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母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

殺蝗有禍崇請當之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上謂宰相曰

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

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爲之造腰輿腰輿令人舉之過輿展者在內殿令內侍舁之懷素少好學家貧無資畫採薪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雖居史職手不釋卷又謙恭謹慎當世推爲長者無量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湖中有龍鬬傾里閭往觀無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至是與懷素同爲帝師時人莫不榮之 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元道發戎瀘襲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戎州本隸爲并舊屯兵郡梁置戎州討之 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

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子上幸鳳泉湯

唐六

典波州鄆縣有鳳泉湯

十一月己卯還京師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

刺史

郴州漢郴縣地爲桂陽郡治所隋平陳置郴州

憤恚甲申卒于道 上思郭元振舊

功起爲饒州司馬元振自負功勳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元振身長

七尺美鬚擗少有大志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

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縑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盡以錢與

之不問其姓名稷等莫不駭歎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

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

武后知其所爲召而詰之將加重罪旣與語而奇之索所爲文章

上寶劍篇后覽而加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卽擢授右武衛鎧曹參

軍及爲將相盡更其少年雄邁之氣而反於儉約手不釋卷人莫

見其喜慍之色自朝還家對親則欣欣及退就私室則儼如也唐興九十餘年仕至宰相而親具存者惟元振云 丁酉以左羽林

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

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

遞馱者沿路遞發馬牛驢

曰驢載日馱每馱一百斤其脚道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遞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入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又給熟食欲其速達安西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爲今西域

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強幹

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

資荒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

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

濟

存疑遣彼居人居字無謂疑是多字之誤然舊唐書虔瓘傳元是居字故不敢改新唐書虔瓘傳云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

若何而廣則居字文理通矣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

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爲不然旣而虔瓘卒無功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西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

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
還會有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 京兆尹崔

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

御史楊瑒庭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惕則御史臺可廢

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 歙縣漢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因以爲名唐帶

歙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

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

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尚書

左丞韋瓘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瓘尋出爲刺史宰

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瓘請沙汰

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瓘即貶黜于外議者皆謂郎官誦傷臣

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聖慈詳察使

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突騎施婁葛既死默啜兵還

婁葛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百爲可汗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

稍歸之有眾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爲左

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西方屬金故曰金方道

皇后妹夫尙衣奉

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殿中省有尙食尙衣尙藥尙舍尙乘尙輦六局

各有奉御二人尙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昕音欣又音希

開元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

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被陵誠爲辱國上大怒命

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

導使陵犯衣冠雖實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

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成義更名塢 乙酉隴右

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

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爲奴請五品實亂

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丙午以鄆王嗣直爲安北大都護安撫河

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之副陝王嗣昇

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爲

之副二王皆不出閭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辰上幸驪

山溫湯 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尙書右丞倪若

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

日初遣十道采訪使置使此則 先置采訪使二十二年始置采訪使置使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

也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 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使班景倩

鳳爲凡鳥麒麟爲凡獸況鵠鵠鵠鵠曷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諫議大夫韓思復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災近者日甚經過之處苗稼都盡今漸至河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臣謂天災流行瘞埋難盡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前後驅蝗使伏望收回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親惟惠是懷不可

不收攬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復疏以示崇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檢校蝗災及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崇旨遂筆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曰連歲蝗災不至大饑由是被害數州不蒙蠲免思復旋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思復性恬澹好元言安仁體道不樂爲紀綱之任初爲梁州倉曹參軍大旱輒開倉賑民爲州司所責問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使爲盜轉汴州司戶以仁恕爲治不行鞭朴厯官御史大夫轉太子賓客及卒天子親題其碑有唐忠孝韓長山之慕思復襲祖倫爵爲長山縣男故云然其鄉人孟浩然爲之立石峴山以表其高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敎太監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

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殿

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辭理

第一

鄧城古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為兗州治所晉屬濮陽郡唐帶濮州

擢為醴泉令

自繁縣擢為次赤縣也

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

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

考異曰韋濟傳云問友人策一道今從唐

憲盧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

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

一切放歸學問唐憲試在四月從愿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曰四

年春以授縣非其人貶今從唐憲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

今歲吏部選教太監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

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為

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亦從唐憲

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

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 有胡

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

海南謂林邑扶南真臘諸國也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

利又欲往師子國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

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其市易鬼神不

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

之異諸人聞其土產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

之異諸人聞其土產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

之異諸人聞其土產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

之異諸人聞其土產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

之異諸人聞其土產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

子因求靈藥及善醫之姬真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

以名焉

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

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

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姬豈宜實之宮掖夫御史天

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

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

諭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皇崩於百福殿

年五十五

己巳以上女萬安

公主爲女官欲以追福

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

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

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

兵敗潰散士卒
迸走故曰迸卒

時大武軍子

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

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大將一人別奏
八人僚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僚減

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儀各五人子將入人資其分行陣金鼓及都署僚各二人

顏質略以其首歸之

考異曰唐歷作勃曳固今從實錄唐歷云又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新默啜於毒樂河今

從舊傳舊傳云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唐歷又新舊紀皆云六月癸酉斬默啜唐歷亦在六月元宗實錄七月戊寅詔書與降附突厥

云乘其衰弱早就剪除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蓋未奏到耳

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

固回紇同羅嚙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

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

骨咄祿即骨篤祿默啜之兄也永淳二年反天長二年死默啜

代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國人謂之小殺毗迎以國固讓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賢

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苦者兄弟

不相為後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晉懷

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同位至其當遷不可

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兩音宜上聲若

僞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今太廟七室已

滿中宗雖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漢之孝成出爲別

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以繼高宗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

室肅明皇后配祀於儀坤廟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昭成后次

於別廟非禮也儀坤廟見上卷景雲二年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辛未契

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爲松漠郡王行金吾

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酋長拜爲刺史貞觀末以契丹達稽部爲峭落

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間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

二州并松漠府凡八部十州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爲

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李

忠即萬歲
通天叛者

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

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

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噉欲谷以爲謀主

噉音吞

噉欲谷

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

北河之曲

聞毗伽

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

來降若彼安甯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

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

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閒諜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

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

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眾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從之內地二

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

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
妥帖皆欲自銜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顧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
必曰國家曩時已嘗寬降戶於河曲皆獲安甯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

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曩者頡利旣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
安無變今北虜尙存謂默啜雖死此虜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

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
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顧審
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
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蹙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
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
忽遇風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峻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天

所殲者當自蒙罰士卒何辜心誠忠而天鑒之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雪止追及叛者擊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青剛嶺在慶州方渠縣北靈州之南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眾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迦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閒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力尙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

爲衆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大聖皇帝於

橋陵

橋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三十里是歲改蒲城縣爲奉先縣屬京兆尹

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

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傑按之反爲所構左遷衢州刺史

衢州

漢新安太末之地晉改新安爲信安改太末爲龍邱屬東陽郡唐武德四年分置衢州衢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一十二里傑少

以孝友著稱及居官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譽開元初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心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因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不復惜也傑曰審如是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旣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

俄持棺至傑尙冀其有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傑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竝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瘞以辦喪事明年上校獵於鄠杜閒望懷慎家環堵卑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小祥帝卽賜以縑帛爲之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文上自書之丙申以尙書左丞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初肅至忠立朝有風望容止閑敏推爲名臣但內無貞操觀時輕重以爲去就後雖以罪誅上猶賢之及乾曜之相上謂

高力士曰爾知我進乾曜之遽乎以其言貌似蕭至忠也力士曰至忠不營負陛下乎上曰至忠誠國器但晚節謬耳其始不謂之賢哉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牋謁告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四方館屬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爲時所譏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唐中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

名杖一百流嶺南

考異曰朝野僉載紫微舍人倪若水職至八百貫因諸王內宴姚元崇諷之曰倪舍人正直百

司疾之欲成事何不爲上言之諸王入眾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餽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宣敕處死後有降

崇乃勅曰別敕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

百不死夜遣給使殺殺之助紫批字也今從舊傳 崇出是憂懼

紫微舍人齊澣因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爲廣州都督澣勸崇

舉以爲相崇乃請避相位薦璟自代十一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爲

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監侍右監門衛將軍楊思

勛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勛交言思勛素

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丙辰上幸驪山溫湯乙丑

還宮 閏月己亥姚崇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爲京兆尹

西京留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

頔同紫微黃門平章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

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幸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璟與蘇頌相得甚厚頌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或有未及頌輒助成之上或未會意頌更申璟所執故上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謂人曰我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爲國器僕射謂蘇瓌也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則一也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

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齋澣練
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旣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
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璵他日從容問澣曰我不敢冀房杜比
邇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其故澣曰前日近郊百姓戶踰三
百猶以爲困今不滿百戶是以知之 辛丑罷十道按察使 舊

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尙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

補不擬

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臺省要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尙書奏擬

王自卽位以來未行

郊禮右拾遺曲江張九齡上疏曰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
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孝經云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云
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

禮之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刻之爲祭所不宜緩今陛下御極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所未通請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

丁開元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輸餉告勞因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己也今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

入閣供奉者應內殿朝參立於供奉班中姚崇舊相也蓋立於供奉班首恩

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

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

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

不治崤谷在陝西硤石縣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車駕行幸有知頓使宋璟諫曰

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

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

堂而後赦之上從之考異曰實錄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

傳據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二傳

相違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雜錄曰上幸東

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平吾

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旗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

姚崇多計第往覲之力士回奏云姚崇方珍飾給乘小馴按轡於

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遂命小馴而頓消暑澤乃歎曰小事尙

如此獨類而畏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

天下冤河南河北遭水及蝗蟲諸州今年租稅 奚契丹既內附

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舊城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

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營州陷至

是乃

復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

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

實市里浸繁 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爲夏王諡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

女也

武攸止武后從子也

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彊雖

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

兵擊之上不許 乙巳以李朝隱爲河南尹朝隱爲政清嚴聚右

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懲何以爲政執

而杖之上聞之降敕慰勉 六月壬午鞏縣山水泛溢壞城邑廬
舍七百餘家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
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呼爲
姜七而不名賞賜不可勝紀第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
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秋七月庚子以晦
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
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
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蘇祿引大
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 鉢換卽撥換城大石城蓋石國城也 已發三姓
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
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

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

天兵軍在并州城中

大常少卿王仁惠

奏則天立朝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

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毀乾元殿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四年

冬至元

日受朝賀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

舊名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

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

豸冠對仗讀彈文

解豸冠法冠也一日杜後惠文高五寸以纁為展簡鐵柱垂執法者服之

故大臣不

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

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

永徽中命

宏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

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以朝集使六品

已上二人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

隨仗待制

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

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

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制天子

御正殿則左右史俯階而聽有命則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

則夾齊案分立殿下自永徽之後惟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

皆不得預聞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

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

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

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謂魯僖公嘗臣於閔公也況弟臣於兄可躋之於

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

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七代之廟

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

乙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

數以爲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爲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爲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頌之從祖兄也故頌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爲康州都城尉

都城漢瑞溪縣地晉立都城縣屬晉康州

都城隋省併入瑞溪縣信安郡唐分

都城屬焉新廟成戊寅神主祔廟上命宋璟蘇頌爲諸皇

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

子均養著於國風

詩曹風風曰鷦鷯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注云鷦鷯之養其子則從上下皆從下

上平均

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

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刑部上書李父卒父沈正方雅識治體時

稱有宰相器景雲初遷吏部侍郎與宋璟同典選請謁不行時人

語曰李下無蹊徑轉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輒駁正實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父處不可過耳太平公主干政欲引父自附父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內實畏其明切而去其糾駁之權也遷刑部尚書至是卒及葬蘇頌畢構馬懷素往視之哭曰非公爲哭慟而誰慟與父事兄尙一向貞甚謹又俱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妻之

東平王續紀王懷素子也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詔

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雜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還史籍

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章述等二十人同刊正

桑泉縣隋開皇十六

年分隋氏縣

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爲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

臣屬蘭州

嘗知章少雖好學未甚通解忽夢神人持巨鑿破其心以藥納之
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皆北而受業焉歷
官祕書監知章雖居吏職歸家則聚徒講授絃誦不輟遠近皆來
受業其有貧賈者知章傾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慍不形於色
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豫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
如汝所言則貧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奪其利也竟不從述少
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誦憶略徧景龍中父
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景駿姑子元行冲當世大儒也時爲
洛州刺史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齋齋忘寢與食行冲異之引與
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立就行冲大悅引之
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及長以儒術進雅有良史之才當代宗

仰而純厚長者潛於勢利道之同者無閒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
二萬卷皆手自校定鉛槧丹黃精蘊工緻御府不及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八

起六年盡十三年凡八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戊戌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廣州舊

俗以竹茅茨屋多致火災及宋璟爲都督教之陶瓦築堵構列邸

肆越俗始知棟梁之制而得免於火災及入爲相廣州吏民爲璟

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

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他州皆不敢立璟先歷

貝杭相楚陸五州刺史皆有惠政時人謂之有腳陽春 辛酉敕

禁惡錢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

弛乾封以後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於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或鉛錫模錢須臾便盈千百故敕禁之 重二銖四分

以上乃得行敕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賣

買殆絕宋璟蘇頌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

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

人間從之

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

杜佑曰橫野軍在蔚州東北百四十

里去太原九百里此誓指言開元所移軍之地

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

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雷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

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

軍節度

考異曰實錄王辰制大舉擊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穀堅昆都督骨篤祿毗伽契丹都督

李失活奚都督李大蘭及默啜之子右賢王默特勒逾輪等夷夏之師凡三十萬並取朔方道大總管王峻節度而於後俱不見出師勝敗按此年正月突厥請和帝有答詔而二月伐之恐無此事舊紀及王峻突厥傳皆無此月出兵事新突厥傳云默棘連遣使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以王峻統之期以八年並集稽落水上行兵貴密不應前二年早先下詔蓋取實錄附會舊耳有所討捕量空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三月

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

考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

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

密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爲忠遂面許以爲相嘉貞因進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太宗用之時血氣方壯故能

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欲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

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

良宰論蓋稱山美當時宰相

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儉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

別奏

夏四月戊子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

朱陽

漢宏農縣南界地後魏分置朱陽郡屬析州後周廢郡爲縣隋屬宏農郡唐龍朔初屬商州萬歲通天二年改屬洛州

敕曰

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竝罷官度

爲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

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

之 六月甲申灋水溢壞民廬舍溺死者千餘人

秋八月頒鄉

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唐鄉飲酒之禮刺史爲主人先召致什鄉有德者謀之賢

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與之行禮辭則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眾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眾賓既升卽席工持瑟升自階就位鼓應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而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邱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贊禮揚鱣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介以下皆再拜奠酬既畢乃行無算爵無算樂 庚辰以旱慮囚 唐初州縣

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秘書少監

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

之時河陽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丙申

上享太廟 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吐蕃以尙文成公主與唐

爲甥舅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

李邕儀州司馬鄭勉竝有才略文詞先天元年遷帝名改箕州爲儀州但性多異

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

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
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河南尹李朝

隱代之陸象先關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己開元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俱密國治山巾在吐火羅東北南隔黑河其王突厥延施

遣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杜佑曰康國在米國西南百餘里漢東居國也皆上表

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

府謂京兆府縣謂京縣及畿縣也以敕人開惡錢送少府銷毀 三月乙卯以左

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唐

以尚乘局掌內外閑廐之馬十二閑既置內外閑廐使專掌御馬因以尚乘局隸閑廐使苑內諸監本隸司農寺今亦隸苑內營田

使毛仲嚴察有幹力士以為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廐側內

宅每入侍宴與諸王及姜皎等於御帳前連榻而坐王或時不見

則惻然若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或至日晏兩妻皆封國夫人
得入內朝謁兩夫人同承賜賚故宦官楊恩勸高力士皆畏避之
時李守德亦為左武衛將軍守德初為人奴上為潞州別駕時用
錢五萬買之守德嘗遇故主於路主走避守德令左右抑之至第
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
無寸祿請解官授之上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渤海王大祚榮

考異曰寶鑑六月丁卯祚榮卒遣左監門吳恩祿攝鴻臚卿充
使弔祭按此月丙辰己云祚榮卒蓋六月方遣恩祿弔祭耳

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

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賢孝諡例築墳高五丈二尺

賢孝
謀上

外祖也 上許之宋璟蘇頌固爭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

陵者高出三丈而已寶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

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爲之昔太宗嫁女賁送過於長公主魏徵

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

事見一百九十卷貞觀六年

豈若韋庶

人崇其父墳號曰鄴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爲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爲常傳無窮永以爲法可不愼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璽纁帛四百匹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親降德音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食月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固圉不憂兵甲不顯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此爲

念則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矣但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

事見二百二卷

高宗上元元年

請復其誓上下其議右散騎常侍元行沖以履冰

議爲是諸人爭論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竝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行沖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九月甲寅徙宋王憲爲甯王上嘗從複

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於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中道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

下惡棄食於地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遽釋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乘馬以賜憲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溫湯癸卯還宮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十一月壬申契

丹王李娑固與公主入朝

上以岐山令王仁琛

岐山縣隋置屬岐州蒲邱

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雖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畱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從叔常在洛城不多參見既不

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

須矯枉請放甯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景
奏曰昔景龍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
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
行今嗣先幸預姻戚固應微假官資但斜封之弊不可更開望付
吏部許臣等商量上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將
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乙亥皇太子詣國學行
齒胄禮賜陪位官及學生帛 是歲置劔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
十五州

輟開元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卒辛酉命右散騎
常侍元行冲整比羣書無量性至孝母喪解職廬于墓左其所植
松柏時有鹿犯之無量號泣言曰山中草木不少何忍犯吾塋樹

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 侍中宋

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

不更訴者出之尙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魃

神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淵中即

死 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

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

心以爲然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頌建議嚴禁惡錢江淮

閒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

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辛巳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頌爲禮

部尙書以京兆尹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爲中書

侍郎竝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頌俄轉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織新樣錦以進頽一切罷之或謂頽曰公今在遠豈得忤上意頽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易臣節邪竟奏罷之時嶺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連謀將同入寇頽獲其間諜將士咸謂討之頽不從乃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苴院慙愧竟不敢入寇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爲懷王諡曰哀壬子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爲衛士六十乃免空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爲之甲子免水旱州逋負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或曰烏茶骨咄在俄沙之東或曰阿咄羅治思助建城俱位大或曰商彌治阿除觀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冬窟室大食欲誘之叛唐三國不從故喪之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丁卯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

多任京官使俊父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強敏敷奏詳達而剛躁自用論者恨其不遜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瀟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京城興道坊一夜陷爲池一坊五百餘家俱失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勾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勾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懼

大同軍卽大武軍武后大足元年更名杜佑日在代州北三百

里去并州八百餘里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卽其

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
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

吾效死之秋也按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

春宮壬午敗于下邳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

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識緯戊子流虛己於新

州離其公主睿宗女霍國公主下嫁虛己舊志新州至京師五千五百里萬年尉劉庭琦太祝

張謨唐太常寺有大祝六人正九品上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謨山

柱丞山柱縣漢晉屬泰山郡宋屬東太原郡隋廢入濟州長清縣武德元年分置山柱縣屬齊州。在晉池然待範

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閒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

以此實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寶唐六典東宮有內直局內

直郎二人掌符璽徽屬几案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寶
衣服之事職擬尙輦奉御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資治通鑑神宗元祐元年

杖死恂貶錦州刺史

武后垂拱二年以辰州麻陽縣地及開山洞置錦州

業與妃惶懼待罪

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

仍慰諭妃令復位

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辛未突厥寇甘涼

等州

涼州西至甘州五百里考異曰唐歷突厥寇涼州在九月舊突厥傳云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

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牙帳於稽落水河上按王峻此月為幽州都督今從實錄舊紀

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

貞觀中契苾來降處其部落於涼州

先是

朔方大總管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

拔悉密舊畏姓阿史那氏蓋亦突厥之種也居北庭東

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

稽落水蓋導源稽落山

毗伽

聞之大懼歟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

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徒牙帳

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峻之約必

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峻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旣而拔悉密果發兵，偪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噇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蹙之，去北庭二百里。」噇欲谷分兵閒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眾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噇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噇欲谷謂其眾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漢晉屬西郡後魏曰山丹隋復曰刪丹屬甘州與噇欲谷遇，元澄令兵士擗臂持滿，宣仍急結其神會，大寒裂膚，弓矢盡墜。由是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契丹牙官可

突干驍勇得眾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督以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

開元九年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白衣檢校涼州都督仍充諸使諸使謂節度使度營田等使也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

準京兆河南 丙寅上幸麗山溫湯乙亥還宮 監察御史宇文

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眾請加檢括融敕之元孫也宇文融見

一百七十二卷 唐紀六十九 宣宗開元六年九年 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

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 丙戌突厥毗伽復遣使來求和
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
突厥羊馬突厥愛國家給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
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
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
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
則其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
其審圖之 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
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
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眾
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

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

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

陽翟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後魏置陽翟郡隋廢郡爲縣屬襄城郡唐初屬嵩州貞觀元年屬許州龍朔二年度屬洛州爲畿縣

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希旨務

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

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融由是有寵蘭池州胡康待賓誘

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

高宗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

依州契州以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長安二年併爲匡長二州

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爲縣宋白曰六胡州在夏州德

靜縣北考異曰寶錄四月庚寅康待賓反命王峻討平之斬于都

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云壬寅叛胡康待賓僞稱華護

安慕容以叛七月癸酉王峻擒康待賓至京

師腰斬之前後重複交錯相違今從舊紀

有眾七萬進逼夏州

命朔方大總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

戊戌敕京官

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

四府謂京兆府河南府河中府太原府

各舉縣令一

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以太僕卿王毛仲爲朔方道防禦

討擊大使與王峻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六

月己卯罷中都復爲蒲州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

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

曰爲政者期於能治斯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

之道且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

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

其源何憂不治秋七月己酉王峻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

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康待賓於西市先是叛胡潛與

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

後周置銀城縣後改曰銀城防貞觀四年以銀城屬銀州八年

屬勝州又以隋連谷戌置連谷縣亦屬勝州杜佑曰銀張說將步

城連谷皆漢同陰縣地漢光祿塞在今縣北○圖音銀張說將步

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崑州合河縣北有合河關宋白曰合河縣城下有蔚汾水西與黃河合故曰合河趙珣聚米圖經追至駱駝堰党項乃更與胡戰胡眾

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計擊使阿史那獻以

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

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眾分勝州銀張連谷置麟州又置秦縣為麟州治所杜佑曰麟州漢

新秦中地丙辰揚潤等州暴風發屋拔樹漂損公私船舫千餘艘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陵相知

討之峻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

由是與峻不協峻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勝以峻為賈已由

是復叛一以峻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峻為梓州刺史梓州漢鄭廣漢氏道

之地西魏梁末置新州隋改梓州王峻貶官未
必離任如夢師德以素羅汗山之敗更亦此類

丁未梁文獻公

姚崇堯造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
五帝三王之時國祚延長人事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
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
對翻又造浮圖於永貴里竭盡府庫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至於
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
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
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
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累少個儻尙氣節長乃好學遂爲
唐室名相然好用權譎素與張說相害及病亟戒諸子曰張丞相
與吾嫌隙甚深然其人素奢侈尤好服玩吾死當必來弔汝具陳

吾平生玩好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
當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呈上覽豫礪石
至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
爲辭便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堯說果來弔目其服玩者三
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
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
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
復命說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癸亥以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朝野僉載
日說爲并州刺史

留事王毛仲毛仲巡邊說於天兵軍大設酒肴恩敕忽降授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謝訖便抱毛仲起舞嗅其靴鼻今不取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知運與同隴右衛副率

王君奭

郭知運瓜州晉昌人王君奭瓜州常樂人。奭音絳。

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爲

虜所憚時人謂之王郭君奭遂自知運麾下代爲河西隴右節度

使判涼州都督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沖上奏書四錄甲

選錄乙部史錄丙部子錄丁部集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庚午赦天下

賜酺三日十二月乙酉上幸驪山溫湯壬辰還宮是歲諸王

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以繫時

八牛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蒲津東岸卽河東縣西岸卽河西縣紐大索也。紐音恆又去聲安州別駕

劉子元卒子元卽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字元年十二父藏器

爲授古文尙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潛

往竊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志遂授左氏

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辭知名景龍中爲太子中

書治通鑑補卷三百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三

允兼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尙書宗
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竝監修國史子元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
之弊蕭至忠又嘗責子元著述無課子元於是求罷史任奏記于
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
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有五何者古之國
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
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成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
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今史司取士倍於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
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關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
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
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爲博

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
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
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材安能遂其博
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盾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杆也執簡
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尋其意義益欲杜彼顏
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饋石
策饋音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
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疾權門王詔直書見侮貴族人之情
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判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
歸咸別故尚書之敘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
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竝曩賢

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註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辭宗尙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

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

適音的

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蓋總

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誓可立成今監者既不指授脩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憚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子元自貢史才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于箸

作郎吳兢別撰史通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
重其書常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于座右禮部尙書鄭惟忠嘗問
子元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荅曰史才須有三長才
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則猶良田百頃黃金滿篋而使愚者
經營終不能致于貨殖矣有才而無學則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
而家無榱桷斧斤終不成其宮室矣然尤須好是正直惡彼兇奸
使驕主賊臣知所戒懼則識之爲用大矣苟非其人不可叨居史
任自自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確論吳兢之爲
著作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事見二百七卷
武后長安三年說脩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
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

改數字競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競典史職殆三十年敘事簡核世謂今之董狐太史上言麟德

歷浸疏

是歷行於高宗麟德二年

日食歷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

此所謂大衍歷

也歐陽脩曰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大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因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

而已一行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遊儀無由測候率府兵曹

梁令瓚以木爲遊儀一行是之請更鑄銅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

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中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升降各二十

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朧動合天運上從之

附錄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之學時道士尹崇有揚雄太元

經一行往往借數日便還崇曰此書意旨頗深須更研求何遽還也

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元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

崇人驚曰此後生類子也尋出家爲僧隱于嵩山師事沙門普寂

又嘗遠來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枕

溪流澹然岑寂一行立于門屏間臨院僧于庭布算謂其徒曰今

日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合已到門又除一算曰門前流水西
流弟子乃至一行出觀溪水果忽西流遂推門兩人稽顙求法乃
盡授其術自是數學稱爲絕世其祖母有王姬者居常資給之及
其顯遇常恩報之一日爐來拜謁云兒子殺人將就誅矣師既見
重子帝王能救其死殘軀之幸也一行曰國家刑憲豈能消免命
待僧給與若干錢任去別圖相執手慰曰我爲爾解周給迭互
解脫開池孔爾長成何遂忘我大惠一行爲人慈愛聞風終夕不
樂於是特爲運算召淨人戒之曰明日午時汝曹挈布囊于某坊
閑靜處坐俟如有生類可獲之以來如言俟之果有鵝引七純
來淨人分頭驅逐鵝母脫走得七純而歸一行已備巨瓮逐一入
之閉之以蓋以六一泥封口誦胡語數千言投明中官奉詔來問
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何耶對曰後魏失政變
逃亡今帝車不見此天之大赦于陛下也意者匹夫匹婦或有不
得其所者乎恩僧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可以獲之上遂肆赦一行
遂行夜放一施七夜而北斗如故開元十五年十月八日河南尹
裴寬謁普寂于嵩山坐話未幾寂云有少事未暇與大尹款話且
請暫歇休息也寬乃屏從人止於旁宅伺寂何爲見寂潔淨正堂
焚香默坐如有所待斯須叩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一行入
廡有懇切之狀禮寂之足附耳密語其貌愈恭寂但頷而應曰無
不可者語訖又禮即降階入南室自閉其戶寂乃徐召侍者曰速
聲鐘一行已減度開門視之息已絕矣先是上在大明宮從容問
社稷吉凶及運祚終畢事一行對以他語上固問之乃曰陛下當

有萬里之行又曰吐蕃畢得終吉上大悅復遣上一金合子形若
彈丸內貯物攝之有聲云不立輕發俟有急乃開及安祿山反上
倉皇幸蜀行見一驛問其名曰萬里驛上曰一行知朕遠難至蜀當歸也命中
又開合視之則蜀當歸也上曰一行知朕遠難至蜀當歸也命中
官焚香祝之以告謝唐祚終于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豈非得終
吉乎西陽語資云一行本不解棋因會張說宅觀王積薪棋一局
遂語之敵笑謂說曰此但爭先耳若念食道因句乘除語則人人
爲國手。曉音挑又音上聲胸音醒時而月見西方曰曉朔而月
見東方曰曉纒音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
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壬開元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尙書王志愔爲西

京留守

癸亥命有司收公廩錢以稅錢充百官俸

武德元年制京司及州縣

官各給公廩田課其管種以供公私之費

乙丑收職田

唐文武官有祿

又有公廩田公廩地皆收其稅以給百官
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
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官內
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
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續成

關津嶽積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親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畝率給倉粟二斗 二月戊寅上至之地租尋以水旱復罷之

東都 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五月伊汝水

溢漂溺數千家

漢志伊水出宏農郿盧氏縣東北入洛汝水出宏農入淮史言伊汝溢而漂數千家既二水分流相

去日蓋遠何至能漂流數千家此必於發源之地水溢而并流也被災之家當在鶯洛二州界

閏月壬申張說

如朔方巡邊 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妻契丹

王鬱干 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

之孫也

後梁主歸諡明帝

己巳制增太廟爲九室宣皇帝復祔于正室

并遷中宗主還太廟 秋入月癸卯武彊令裴景仙

武彊漢河間之武陽縣也

唐肅宗名武彊

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眾斬之大理卿李

朝隱奏景仙賊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

中以非罪破家

寂孫承先武后時為酷吏所殺

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為

承嫡十代宥賢功實錄

左傳晉祁奚請叔向曰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看之

一門絕祀情

或可哀宥其死投之荒遠上不許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

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

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

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

赦之鬼不其餒而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安南賊

帥梅叔鸞等攻閩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勛討之

考異曰舊紀云

八月丙戌按八月庚子朔無丙戌思勛傳云首領梅元

成白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昭安南府今從本紀

蠻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鸞積尸為京觀而還初

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

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不悅密與
祕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濮王嶠后之妹夫也
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
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
道乙亥敕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皆
不得出入百官之家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楚璧與其黨李齊
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爲光帝詐稱襄王之子景雲二年重
茂改封襄王
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城求則守王志愔不獲比曉屯營兵自
潰斬楚璧等傳首東都志愔驚怖而薨楚璧懷恩之姪齊損迴秀
之子也李迴秀始見一百六
卷武后神功元年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
慰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
里去京師九千里而巖東少

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爲吐蕃矣孝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恩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王怡治權楚璧獄連逮甚眾久之不決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爲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貞觀八年改伊州襄城郡爲汝州唐州漢南陽郡東界比陽湖陽平氏之地後魏於比陽置東荊州後改爲昌州又改爲淮州隋改爲潁州武德五年以郡有唐城山改爲唐州開元三年以汝州之葉縣城唐州之方城潁州之西平許州之舞陽置仙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

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墜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閭閻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爲明堂 甲寅

上幸壽安興泰宮

壽安古新安九曲之地後兼置甘棠縣隋仁壽四年改爲壽安縣屬洛州

獵於上宜

川庚申還宮

上欲耀兵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爲諸

衛將軍

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唐會要曰舊制凡有功之

臣賜實封者皆以課戶充準戶數州縣與國官邑官執帳供其租調各准配租調遠近州縣官司收其賦直然後附國邑官司其丁準此入國邑者收其庸 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

元宗開元十年

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由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由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武后長安四年册懷道爲十姓可汗嫁突騎施可汗蘇祿上將幸晉陽因遣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脍上有漢家后土祠立后土祠見二十卷漢武帝元鼎四年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脩之爲農祈穀上從之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永穆公主下嫁王孫敕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

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奈何爲法上遽止之

癸開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所至存問高年鰥

寡惻獨征人之家庚辰至潞州給復五年

上嘗爲潞州刺史故也

以故第爲

飛龍宮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爲太原府刺史爲尹二月戊

申還至晉州初張說爲兵部侍郎張嘉貞爲兵部員外郎說每

以先進自處及同居相位說位反居其下而嘉貞議論無所讓故

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

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壬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貶

平遙令王同慶爲贛尉

平遙卽漢太原郡平陶縣後魏避國諱坐改平陶爲平遙周隋屬介州唐屬汾州

廣爲儲侍煩擾百姓也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張嘉貞聞而大

怒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邪未幾嘉貞復入爲戶

部尙書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興街說不已於坐慢罵說同列爲之共解乃去 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爲太原以北

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

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

置遼州八年曰箕州先天元年避上名改曰儀州至中和三年方復曰遼州此以後來一定州名書之

三月庚午

車駕至京師免所過今年稅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尙書王峻爲

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軍節度

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

漢魏以來有祕書之職梁於文德殿內藏聚羣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寫經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外閣楊希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迄嘉至隋皆祕書掌國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太宗在藩置學士十八人其後宏文崇文二館皆有學士開元五年乾元殿爲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更號麗正脩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脩書官爲麗正殿學士八年加大學直又加脩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脩書學士

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又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後又增脩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直院官知檢討官文學直之類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蘇帶越州鼓城縣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隋分蘇城於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普陽縣尋改爲鼓城唐屬定州或修書

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禮部擬國忌之辰享廟應用樂否下太常議博士裴寬特創新意以建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從其議寬濯之從祖弟也 秋八月癸卯敕前令

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

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宣皇帝諱熙涼

武昭王諱之曾孫宏農太守重耳之子也光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也 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彊

附之者數年九月壬申帥眾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敬忠撫納

之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雍錄曰驪山溫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直驪山之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

造隋文帝又脩屋宇并植松柏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閣立本營建宮闕御湯名湯泉宮是 甲寅還宮 十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

以高祖配吳天上帝罷三祖竝配之禮此因郊祀置禮儀使也武德初定令圓丘以景帝配

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奉高祖配圓丘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明堂

垂拱初用元萬頃議奉高宗配圓丘自是郊祀之禮三祖竝配三

祖謂高祖太宗高宗也 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賜高年粟帛孝子順孫終身

勿事天下酺三日京城五日考異曰實錄癸酉日長至戊寅祀南郊唐歷戊寅冬至祀南郊按長歷去

年閏五月來年閏十二月唐歷近是

戊子命尙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

長官遷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母

得雜役使 十二月甲午上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庚申兵部尙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曖坐黨引疏族貶蘄州刺史

考異曰舊傳云上親郊祀

追貶赴京以會大禮曖以時屬冰壯恐勞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敕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計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曖潛謀構逆數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竊其狀曖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罪之今從實錄 曖少孤好學及長豪

曠不羈氣貌雄壯時人以爲有熊虎之狀弱冠以明經及第出將

入相功業赫然爲人慕義激烈有古人之風又御下整肅吏人畏

而愛之 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

掌庶政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元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是說

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爲中書門下之印五房一日吏房二日樞機房三日兵房四日戶房五日刑禮房

初

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積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

開元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爲安西副大都護碯西節度等使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撫異母弟昱甚厚弱冠自誓不受親友贈遺終身一節老而彌堅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義珣於嶺南紹其故封許王素節之子權利其爵邑與弟珍謀使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妄冒襲封復流嶺南以珍繼上金後爲嗣澤王至是玉眞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爲璿兄弟所擯夏四月庚子復立義珣爲嗣澤王削珍爵貶璿鄂州別駕王

寅敕宗室勿繼爲嗣王者竝令歸宗 壬子命太史監南宮說等

唐太史局屬祕書省景龍二年改太史局爲太史監令名不改不祕祕書開元二年又改令爲監 於河南北平地

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

四寸八分弱

陽城縣前漢屬潁川郡後漢屬河南郡後魏置陽城郡隋置嵩州貞觀三年廢嵩州以縣屬洛州武后登

封元年改曰吉成中宗神龍元年復故

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

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

項安世曰按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亦當隨之故測日景以求地中周

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也考異曰新志云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今從僧一行大衍歷議及舊志 極高三

十四度八分南至朔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

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

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

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

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 五月丁亥停諸道按察使 六

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

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

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東旱命臺閣名臣以補刺史王

午以黃門侍郎王邕中書侍郎長安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

等五人出爲刺史邕同皎之從父兄子休大敏之弟子也補註大敏事見

二百四卷 邕年十一登科弱冠又應制舉神氣清古志行脩潔族

人方慶及魏元忠皆稱薦之爲考功員外郎杜絕請託必求實材

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所舉皆一時之秀至是出爲懷州刺史爲

政清嚴吏民畏慕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命皆

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

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
故因是出爲魏州刺史時雨潦敗稼沔池禁使民奏課爲天下第
一休時出爲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獨于虢稅
馬芻百姓不堪休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免虢而移
稅他州他州獨無言乎此牧守欲爲私惠如國體何休將復執奏
察吏恐忤執政意固諫止休休曰刺史旣知民病而不救豈爲政
哉卽得罪所甘心也竟奏均之虢民用蘇 時州縣長吏多以負
罪貶謫者爲之中書舍人張九齡上疏曰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
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三年夫一吏不明匹婦
非命天且昭其冤痛況六合元元之眾縣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
若任非其人則水旱之由豈唯一婦而已哉今京輔雄望之郡其

爲刺史者猶少加遴選至于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便不擇人由京
官出者或身有罪累或政多賦穢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刺史
且爾縣令尙何言哉氓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
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銷鬱豈不由此臣愚以爲欲治之本
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
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則吏皆勤於民事
無重內輕外之弊矣 秋七月突厥毗伽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

發來求昏

溪州蠻覃行璋反

溪州漢沅陵零陵二縣地梁分置大鄉縣舊置辰州武后天授二年

分置溪州覃姓也

以監門衛大將軍楊思勛爲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

癸亥思勛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勛輔國大將軍俸祿

防閑皆依品給

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得上下考者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祿

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賤宜給祿養視自後以地租春
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
五十石爲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
爲一等六品七品以十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爲一等
典藥則以鹽爲祿織事官又有防閑庶僕一品防閑九十六人二
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
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二人九品二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中
下爲差又按唐六典輔國大將軍勳階正二品唐制宦官不得登
三品今思勳階二品矣宋白曰唐制凡京司赦行璋以爲洹水府
別駕唐志商州有洹水府又按唐制諸府無別駕各有別將一人
上府正七品下中府從七品上下府從七品下別駕當爲別
將有疑新紀云行璋反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然待
伏誅與此異未詳孰是

下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后嘗承閒泣謂上曰陛下獨不念阿忠
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上憫然動容故猶豫不決者累
歲阿忠后父仁皎小字也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
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霹靂木
者霹靂

元宗開元十二年

所震之木今爲張道陵之術者用禪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

盧木爲印云有雷氣可以鎮服鬼物

后事覺已卯廢爲庶人移別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

戶部尙書張嘉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 八月丙申突厥

哥解頡利發至京師上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己亥以

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

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省司謂尙書都省議左右司主者也

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尙書省議之公卿已下

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賜音蕩又音暢獨抗議以爲括客

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

出爲華州刺史時融以括田功考上下刑部尙書慮從愿抑而不

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廣占良田至百餘頃上由是薄從愿曰爲

多田翁既而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愿上卒不用 壬寅以開府

儀同三司宋璟爲西京畱守上謂璟曰今將東巡洛邑爲別經時

所有嘉謀宜相啟沃璟因極言得失上以手制荅曰所進之言書

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冬十月丁酉謝颺王特勒遣使入

奏謝颺國居吐火羅西南或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日訶達羅支武后改曰謝颺東距闕賓四百里南天竺西波斯○颺音

聿聿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簡失密國簡失密或曰迦濕彌羅北距勃律五百里

云欲走歸汝箇失密王從臣國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進

止上以爲然賜帛遣之 廢后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

之 十一月庚午上幸東都戊寅至東都 辛巳司徒申王撫薨

贈諡惠莊太子孺睿宗第二子也母柳氏掖庭宮人初生時武后

以其母賤欲不齒以示僧孺同回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

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宜兄弟武后悅乃使列於兄弟之次及長性寬裕儀形瓌偉善於
飲啗 閏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羣臣屢上表請封禪丁卯制以
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
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是歲契丹王本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復以燕郡公主爲妻

乙卯開元十三年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
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
農社使司勸農使司也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

士曰彊騎引滿曰彊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上自選

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
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諸司長官

省寺監之長也臺郎謂尚書郎先是改尚書
爲中臺臺郎及御史則三省官必皆集也 餞於洛濱供張甚盛

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教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光裕乾曜
之從孫也 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郊王嗣直爲廢王更

名潭陝王嗣昇爲忠王更名浚郇王嗣真爲棣王更名洽鄆王嗣
初更名涓鄆王嗣元爲榮王更名滉又立子滉爲光王滹爲儀王
滹爲潁王澤爲永王清爲壽王洄爲延王沐爲盛王湓爲濟王

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
重子孫請皆禁錮傳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汾

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 舊志汾州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 意怏怏自言吾出守

有由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別駕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

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

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
唐六典洛陽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內曰唐運其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後又宴集賢殿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于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閒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
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注云謂封泰山也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必相率而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

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

袁振

以他官直中書省謂之直省今之直省吏職也

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毗伽與闕特

勒噉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

西戎古曰犬戎故謂吐蕃爲狗種

奚

契丹本突厥奴也

夷言奴也華言臣也

皆得尙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

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僞但屢請不獲愧

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毗伽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

因扈從東巡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帥眾夜犯通洛門悉捕斬

之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九月丙

戌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

祥瑞冬十月癸丑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

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每天西旋

元宗慶元十三年

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二九轉而日月

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

孔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以前

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明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懸衡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以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靈融始請改之置木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每置頓數十里中

人畜被野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禁輦一斧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賈公彥曰帶以其

東載輜重余按司馬法及賈公彥所云皆
言行軍之章此所謂輜重兼凡器物而言
王每引四夷酋長入仗
內賜弓矢射禽起居舍人呂向上言鳴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
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
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引內從官陪封禪
盛禮使飛鏃御前同獲獸之樂尙荆卿詭動何羅竊發偪嚴蹕冒
清塵縱醢單于汚穹廡何以塞責上乃詔蕃夷出仗時上歲遣使
採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諫上數
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上皆善之進左補闕眷資特異始向之
生父岌客遠方不歸少喪母失墓所在或言父已死乃招魂以葬
後知父猶在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
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之流涕上聞嗟歎官岌朝散大

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以娛懌其心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

己丑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

考異曰寶錄唐歷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山開天傳信記云上

將封泰山益州進白驃上親乘之不知登降之倦纔下山無疾而登蓋曰白驃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白驃近怪今從舊志

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上

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前代帝王

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

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

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

事見一百一卷高宗乾封元年

辛卯祀皇地

祇於祠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覲

野次連帳以爲殿因謂之帳殿

赦天下免所過

一歲兗州二歲租賜酺七日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

等古制四岳

近山十里禁樵採張說多引兩省吏

兩省中書省門下省也及

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
書舍人張九齡言于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爲
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況登封需澤千載一時而清流高品
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此制一行恐四方失望不聽又慮
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勳勳級也由是中外怨之初隋末國馬皆

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

命太僕張萬歲掌之

考異曰統紀云萬歲三世典掌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氏諱也按公

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則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齒有自來矣

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

唐制凡馬

五千匹爲上監三千匹以上爲中監一千匹以上爲下監麟德中置八使分總監坊秦蘭原渭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監四十八南使有監十五西使有監十六北使有監七鹽州使有監八嵐州使有監二自京師西屬隴右有七馬坊置龍右三使領之歐陽脩曰置

入坊園岐涇甯閒地廣千里一日保樂二日甘露三日南普閑四日北普閑五日岐陽六日太平七日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入坊之馬爲四十八是時天下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置河西豐曠之野

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時毛仲始見遷擢頗持法不避權貴好爲可喜事故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其威嚴無敢犯法苑中營田草萊樵斂率皆豐溢又蒔苜蓿苗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質絹八萬募嚴道契僮千口爲牧園檢勒芻菽無有漏隱是以十餘年間滋息踰倍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甲午車駕發泰山丙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

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勳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邱餗率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

懷魏二州在河北濟州治鉅野上行幸泰山往還皆得迎候車駕

且曰人或重

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真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

萬歲由是以邱爲尙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宣州刺史耀

卿叔業之七世孫也

蕭齊東昏侯之時裴叔業叛齊入魏

十二月乙巳遷東都突

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

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
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朱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
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
第旣而日中眾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
不盡扈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先是契丹王李吐
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畱宿
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
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四年契丹來降置靜
折軍於松漠府以其
酋長爲經略大使言中國之兵不
動而契丹自降以靜而折還衛也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
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爲十銓甲戌以禮部尙書
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尙書侍

耶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
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郅吉漢之宰相尙不對錢穀之
數不問鬪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
人書判竝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卽從明年復故是歲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
及諸胡謀叛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爲立王存疑此
事見於
杜暹傳按新舊于闐傳皆無此事
且于闐王亦無名眺者當再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二終